耶夫·维索尔伦的整体主义意义生成观疏论

罗迪江

(广西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广西柳州 545006)

[摘要] 维索尔伦的整体主义意义生成观反对各种形式的单一研究范式,又不满当前意义的研究方法。这种意义观消解了意义语境观与意向观的单向因果范式与个体主义思维方式的解释困境,提出将意义问题划归到综观论视角下的多向因果范式进行诠释,进而实现意义的整体论化与生成论化的融合,为研究意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启迪性的视域。

[关键词] 整体主义; 意义语境观; 意义意向观; 意义生成观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5)06-0116-05

对意义本质的探讨一直就是语用学领域中最基本的与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从语用学的研究视野看,意义研究主要沿着英美学派“分相论”范式来考察意义问题,产生了不同形式的意义观。由于其尚未超脱“分相论”范式的藩篱,所以随着欧洲大陆学派“综观论”的提出,以往的意义观之缺陷日趋凸显。为了消弭此不足,欧洲大陆学派语言学家耶夫·维索尔伦(Jef Verschueren)另辟蹊径,于《语用学新解》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他的独具特色的整体主义意义生成观,成为了意义研究新的生长点,为我们研究意义问题提供了新的可能进路^[1]。可以说,从关注英美学派分相论范式下的意义观到欧洲大陆学派综观论范式下的意义观这一认识论基础的根本变化,意义研究深入到挖掘意义内涵以及在整体上追求意义扩张的发展趋势,从本质上说20世纪后期意义的发展深深地铭刻着整体论的烙印。因此,本文旨在诠释维索尔伦整体主义意义生成观的产生背景,阐明其理论特征与理论意义,以期有新的意义进路理论的探索抛砖引玉。

一 整体主义意义生成观提出的背景

随着“综观论思潮”的影响,意义研究逐渐改变自己已在语用学领域的原有形式,脱离了传统语用学意义上的意义观,开始了透显出研究思维方式所面对的某种发展倾向。这种发展倾向就是维索尔伦在反对各种形式的单一研究范式与不满当前意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提出的整体主义意义生成观。我们通

过维索尔伦视域下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意义语境观与意义意向观在“综观论思潮”下遇到的解释困境进行论述,进一步围绕意义生成观这一主题进行论述,来展示它的产生背景及其走向整体主义的必然性。

(一) 意义语境观的内涵及其困境

从弗雷格的“语境原则”到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从奎因的“本体论许诺”到斯特劳森的描述的形而上学,从弗斯的语境思想到理查兹的“词语的意义就是缺失的语境部分”^[2],从韩礼德(Halliday)的“意义即语境”^[3]到利奇(Leech)的“意义等于可观察到的语境”^[4]等等,无一不渗透着意义语境观的内涵。具体地说,任何关心语言的人都离不开语境而孤立地研究意义,意义研究总是不可避免地超出语言的界限而进入到语境的疆域里。即,意义都是语境-依赖的(context-dependence),既不存在脱离语境的意义,也不存在没有意义的语境。这样,语境作为意义的某些信息嵌入到意义之中,语境与意义之间是对应关系,所以我们分析语言意义时必须借助于语境来进行。

尽管意义语境观为许多学者所接受并风靡一时,但却瑕瑜互见:(1)语境观无法解释所有意义现象,如表义性与动态性;(2)语境观考察的仅仅是“语境中的意义”,而忽视了一种“不同类型的意义”——语言表义功能(the meaningful functioning of language)。“语境中的意义”虽然属于语言表义功能,但却不能涵盖语言表义功能的全部;(3)语境观认为语境能够解释意义现象,从而忽视了“语言和

[收稿日期] 2015-11-03

[基金项目] 广西高校科学技术研究一般项目“维索尔伦的语言适应论思想研究”资助(编号:KY2015YB175)

[作者简介] 罗迪江(1974-),男,广西忻城人,壮族,广西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人类生活其他方面的功能性联系”^{[1]9}。语境观在“意义即语境”基础上忽视了语境之外的其他意义,既无法解释语言表义功能的全部,又无法对一个不包含任何常量的语言表达式的意义进行求解,似乎把我们融入到了一个无底的深渊,从而带来解释上的局限。

(二)意义意向观的内涵及其困境

根据布伦塔诺(Brentano)对意向性的经典解释,意向性是心灵朝向世界的指向性,每一个意识活动都指向它自身之外的事物或事态。因此,意识活动与意向对象之间就形成一种意向关系。不少语用学家认为意义是意向性的,如格莱斯(Grice)的意义意向观——讲话者所说话语的意义等于讲话者的意向^[5]。换言之,格莱斯第一次直接把讲话者的意向视为意义的载体,视为讲话者所说话语的意义,用意向来分析和定义意义^{[6]47}。随后,奥斯汀、塞尔、斯珀伯和威尔逊继承并拓展了格莱斯的意义意向观,意义是缘于意向性,讲话者的意向内容表征了语言使用过程中的意义,讲话者所要表达的思想都存在于意向性之中。

意向观在处理意义与意向性的关系时,确定了一个正确的方向,为意义研究开辟了新的平台,对意义理论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然而,由于意向观笼统地认为构成意义的东西除了意向内容之外别无其他,会导致以下几个问题:(1)看不到意向性之外的东西在整个意义生成过程中的作用而无法充分描述语言的表义功能。维索尔伦认为,主张交际所传递的每一种意义都直接依附于讲话人的某一个具体、明确的意义既是不明智的,也是错误的;(2)由于抹掉了意义生成过程中的外在影响,它实际上不能解答意义生成的动态性,忽视了意义的其它方面;(3)意义研究归结于意向,就会导致意义问题简单化,从而违背了综观论思想——语用学视域下的意义研究应回归于复杂性^{[1]47}。

那么,维索尔伦是在意义语境观显现的万丈悬崖和意义意向观内蕴的无底深渊之间做出哪一种选择呢?维索尔伦认为,如果在这两者之间作出一种选择,那么就必然会陷入两难境地。如果意义等于语境或等于意向性,则必然会违背同一律,使意义研究陷入了循环困境。因此,要对两者作出选择,就必然面临语境观与意向观之间的相互诘难。为了解决这种两难选择,维索尔伦认为,意义研究不能进行分割处理,必须“回归莫里斯思想(a return to Morris),必须整合认知、社会和文化三个视角”^{[1]269},而不能游离于语境与意向性之间。于是,维索尔伦结合综

观论的研究路向,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既坚持生成论的基本原则,又强调整体论的思想,也就是他所倡导的整体主义意义生成观。

二 维索尔伦的整体主义意义生成观的逻辑内涵

为了走出语境观与意向观的困境,维索尔伦根植于综观论对意义生成的关注来解决语言表义功能,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整体主义意义生成观。在维索尔伦的建构中,我们可以敏锐地看到,他所选择的通向整体主义的意义生成观之路,包含了意义问题走向整体论化和生成论化建构趋势的基本生长点。它鲜明地显示出欧洲大陆学派强调整体论为主的综观论思维方式演变的必然趋向,同时意义问题的分相论研究范式向着综观论范式的转换也预示着意义问题在语用学理论的建构中探寻着语用学与人文科学相融合的成熟的结合点。

(一)整体主义意义生成观的基本观点

1、意义是在语言使用过程中动态生成的

维索尔伦认为,意义生成是语言使用过程中随处可见的、普遍的日常现象^{[1]8}。意义,作为语用学研究的本质特征,不应视为与语言形式稳定的对应关系,而是在语言使用过程中动态生成的。这样,“生成”构成了语言使用的内在驱动力,也构成了意义生成观的核心概念^[7]。作为欧洲大陆学派的代表人物,维索尔伦承认语境与意向性对意义生成的作用,但并不只是把意义看成是语境或意向性的依附,而是进而追寻意义是如何生成,寻找其更深层的生成机制与规律,最终解释“语言对人类生存贡献了什么及其如何做出贡献”^{[1]55}。这样,“生成”是意义成为意义的内在依据^[8]。生成所指向的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各个层次与阶段的内在联系,意义只能在相互联系中才能显现与生成。而由既往多种因素相互作用所生成的意义,在语言使用过程中不断创造新的意义,这个过程就是意义的生成过程。因此,维索尔伦把意义作为生成论范畴引入语用学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论基础。

2、语言表义功能过程的中心问题是意义的动态生成过程问题

维索尔伦把一般意义上的语言表义功能的过程称为“意义生成”,而不是“意义建构”或“建构意义”;动词generate(生成)以及名词化了的generation(生成)既考虑了语言使用者对这些过程的能动作用,也考虑了这些过程的更为自发的、不受语言使用者意向直接控制的活动^{[1]8, [9]}。这样,意义生成观包含两个相互联系的层面:意义建构(或“建构意

义”,强调施动性)和意义涌现(meaning emergence)(或“涌现意义”,强调涉及到较低程度的施动性或意向性的过程^[10])。因此,维索尔伦认为并非只是意义建构才能生成意义,而且还依赖于它与意义涌现之间的融贯。在意义的探求中,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去获得僵化的意义,而是最大限度地去融贯所有因素相互作用于意义而通向的意义生成。我们看到,维索尔伦对意义生成观所做的努力,无疑是对欧洲大陆学派综观论的坚决贯彻,其所蕴含的整体论思想,是当代语用学中的一种普遍态度。恰恰是这种态度,为整体主义意义生成观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3、语用视域下意义研究应回归于复杂性

维索尔伦提出,语用视域下的意义研究应回归于复杂性(a pragmatic return to meaning in its full complexity),它既要考虑语言产生和解释过程中相互作用的力量,又要充分公正地评估意义在人类现实中的主导作用,无论这种作用是认知的、社会的,还是文化的^{[1]48,[11]}。它不仅考察语言使用者的交际意图与策略的选择,还要考察所涉及的全部语境要素;这些语境要素和语言活动不同结构层面上的语言构成相互适应,并永远受限于互动过程的动态性、商讨性与不同的意识程度。如果我们把意义看作是一种对语境或意向性的单一因果性的“依赖”,而不是对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依赖”,赋有整体主义和生成论思想的意义就无须去追寻人类生存与语言之间的复杂性问题了。按照维索尔伦的观点,意义生成是基于不同意识程度而作用于语境—语言结构相互关系之上动态的语言表义功能过程。从本质上说,意义的生成过程既不是单向因果范式导致的结果,亦非唯一的能动性所主导的,而是多种因素共同相互作用的动态的复杂的生成过程。

(二)整体主义意义生成观的基本特征

在语用学的视阈下,语境观在“意义即语境”基础上忽视了主体意向性的建构作用,相反,意向观在“意义即意向”基础上忽视了意义生成过程的外在因素,从而带来了阐释上的局限。维索尔伦提出的意义生成观从本质上说是综观论对分相论的超越,整体论对还原论的超越,生成论对预成论的超越。具体而言,相对于语境观与意向观,整体主义意义生成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意义生成观坚持综观论的多向因果范式,是对分相论的单向因果范式的扬弃

如果我们将语境观与意向观看作是一种分相论视角下的单向因果范式,属于一种窄式内容(narrow content),那么意义生成观所持的就是一种综观论视

角下的多向因果范式,属于一种宽式内容(broad content)。语境观与意向观犯了分相论视角下的单向因果范式的错误,都将语境或意向性作为意义生成的唯一驱动力。对于两种意义观的缺陷,意义生成观为消解其解释困境提供了出路:单向因果范式被多向因果范式所取代,意义的窄式内容被宽式内容所取代。当我们说意义生成观具有宽式内容,其实就是表明意义生成是一种多向因果范式,它“探寻语言与语境相互作用过程中意义的动态生成,趋于合适或满意适应的语言结构与意识程度”^[12],既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因果关系,又是由多种因素相互作用而动态生成的,其生成过程必然具有整体性与动态性,也必然是一种宽式状态与宽式性质。可以说,多向因果范式是意义理论研究的重要一环,阐释了目的论问题,体现了对意义生成内在系统的关注。

2、意义生成观既重视意义的建构性,更强调意义的涌现性

按照维索尔伦的观点,意义生成包含意义建构与意义涌现两个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层面,这就意味着意义的生成不会单独发生,所以意义生成观恰恰“突破了纯粹的外在主义(强调选择决定论)和内在主义(强调自创生系统的建构论)的界线”^[13]。它将两者结合起来,把意义生成的复杂性、非线性、不确定性、涌现性等概念引入到意义理论之中,与意义生成的动态性、生成性、确定性、因果性等特征构成一个辩证统一体,从而揭示了意义生成的内在逻辑,走向生成整体论。一方面,意义生成论融合了建构论思想,将意义生成视为涌现过程:意义生成过程不仅适应语境,还进行内在的自我生成;另一方面,又强调语境对意义生成的选择作用。换言之,不同的语境因素可以左右语言的选择,改变话语的意义;而不同的语言选择也会影响到语境的变化。可见,意义生成观将意义生成的建构性与涌现性联系起来,既不是语境观的单纯外部选择的结果,也不是意向观的单纯内部决定的结果,而是跨越了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的界限,最终走向整体主义的研究路向。

3、意义生成观是坚持融通论的原则,是对对应论原则的彻底否弃

在维索尔伦的视域里,语境观与意向观强调意义与语境、意向的对应关系,是“对应论”(correspondence theory)的具体表现。意义生成决不是一一对应关系,仅靠对应论来解释意义的动态生成过程是远远不够的。融通论(coherence theory)尝试弥合此不足,强调意义生成内在机制与外在机制的融合,超

越了对应论原则,通向整体论思想,其解释意义生成过程的突破口在于:一是意义涌现与自我调节的内在机制;二是语境与意义之间的互动,即意义的生成过程是话语与语境因素的互动过程。因此,维索尔伦强调意义生成的建构性与涌现性,本质上就在于把意义的生成与语境、意向性、语言结构等因素看作是整体思维中的结合物。不难看出,对应论原则在本质上蕴含了对窄式内容的主张,意义生成观作为综观论视角下的必然产物,内在地显示了“生成”作为一种具有宽式内容与融通论性的实在。如果坚持融通论对宽式内容的主张,就必须在根本上否弃对应论原则。可见,意义生成观坚持融通论的原则,否定了对应论两个最为基本的论题:一个是我们所陈述的话语的意义依附于我们说话者的意向性之上;另一个是我们所表达的话语的意义由语境来决定。因此,不存在上仅仅依附于单一因素的意义,而是只有在动态的生成中才能展示意义的存在。我们现实地关注的只能是“整体论化”与“生成论化”了的意义,那么唯一“对应论化”了的意义观只能被“悬置”。

三 整体主义意义生成观的理论意义

就其理论意义而言,意义生成观主张不仅仅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以往意义观的某些片面性,更重要的是,它从根本上颠覆了一些恒久以来就一直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们认识当中的传统的单一因果范式与对应论观念,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层面为当代意义理论建构提供了新的平台与新的启示。

在本体论层面,意义生成观摆脱了自格莱斯以来占据语用学领域关于意义本质认识的一个基本看法——意义在本体论上依附于某种东西,而是把意义问题延伸到“语言表义功能”的层面,回归到人文精神的关注与探寻。具体地说,意义生成所探讨的“语言表义功能”就是要回答“语言对人类生存贡献了什么以及如何做出贡献的”这个本体论问题,使得意义生成趋向于语言的人本主义特征与“呼唤人因素的回归”^[14]。显然,以意义生成观为阐释基底,可以将意义、语境、意向性、语言结构、交际策略等作为彼此相互关系的复合要素,它们之间的动态互动被耦合,这样意义与内外在要素生成一个动态的、整体的耦合系统(coupled system)。意义就在这个系统中,在内在机制和外在因素的互相交错的过程中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信息跨层次传送和转换,语言表达功能在意义生成过程中逐渐得到实现,从而能够探究意义整体的生成起点和演化逻辑,最终揭示

“语言对人类生存的贡献何以可能”。

在方法论层面,意义生成观从根本上动摇了长期以来都受到英美学派崇向的“分相论”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倾向,从而坚持欧洲大陆学派“综观论”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原则。在本质上,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要求意义问题必须依附于单一的因果范式。即,只要把讲话者的意义置于语境之中,意义将归结为语境;只要把讲话者的话语依附于意向性,意义就可以归结为意向性。可见,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在本质上遵循了英美学派“分相论”的原则。显而易见,整体主义意义生成观与上述方法上的个体主义主张水火不容。因为在意义生成观的范畴内,意义是一个动态的生成过程,主张意义在生成中存在和发展,是某种在语言表义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东西、某种在语言表义过程中生成的东西。这样,意义不再是依附于某种东西,而是永远变动不居的生成过程,而不是完全由单向的因果范式所决定的。因此,意义生成观坚决摆脱单向因果范式的思维方式,它主要关心语言的“表义功能”,关注语言和一般意义上的人类生活之间的内在联系,成为语言学与其他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之间沟通的桥梁。

在认识论层面,维索尔伦整体主义意义生成观是伴随着欧洲大陆学派“综观论”的提出而产生的,旨在从社会、文化、认知等角度对意义生成进行功能性综观,来解答语言的表义功能。一方面,维索尔伦既像戴维森(Davidson)那样坚持“意义的自主性原则”^[15]意义生成的涌现性,又像奥斯汀、塞尔等哲学家那样从语言使用的效果中来考察语言的意义——意义生成的建构性;另一方面,维索尔伦始终坚持综观论的方法,从社会、文化、认知等维度全面考察意义生成的内外机制的关系,避免了个体主义对意义的单向因果范式分析所造成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端,从而真正实现了意义问题的整体主义生成观的探究。可见,整体主义意义生成观既是对传统语用学意义观的克服与颠覆,又是对分相论范式下意义思维方式的消解。

四 结语

维索尔伦整体主义意义生成观凭借着欧洲大陆学派综观论的方法论,消解了意义语境观与意向观的单向因果范式与个体主义思维方式的解释困境,提出将意义问题划归到综观论视角下的多向因果范式下进行诠释,进而实现了意义的整体论化与生成论化的融合,冲破了传统意义观的桎梏,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以往意义观的认识论难题。因此,整体主

义意义生成观既是整体论与生成论、综观论与融通论的继承与开拓,更是从生成整体论角度探讨了意义问题在当代语用学境况下的圆融。然而,维索尔伦没有提出一种意义生成观的研究规划或研究原则,没有形成系统的尚待深入研究的意义生成观,从而表现出他对以往意义观批判的不彻底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体主义意义生成观只是意义理论发展的一种“态势”,并不要求赋予它以描述语言与人类生活之间关联性的特权地位,更不是寻找语言使用过程中意义的普遍标准。整体主义意义生成观意味着它不对意义做任何简单的“还原”与“依附”,而是既展现了建构性与涌现性、能动性、偶然性与因果性之间辩证统一的人类对意义认识的趋向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自然界演化的非线性、适应性、涌现性的复杂特征”^[16]。尽管这一意义观本身尚需不断地自我完善、充实与进步,但它作为一种综观论思潮下的研究范式无疑将渗入意义理论的研究之中,它对于我们重审意义问题的本质,进一步厘清意义建构与意义涌现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而更深入地反思意义理论中的基本论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启迪作用。

[参考文献]

- [1] Verschueren J.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M]. London: Edward Arnold (Publishers) Limited, 1999.
- [2] Richards I A. 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6:35.
- [3] Halliday M A K.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M]. Lon-

don: Edward Arnold, 1978.

- [4] Leech G N.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M]. London: Longman, 1983:6.
- [5] Grice H P. Meaning [J]. Philosophical review, 1957 (67): 277-388. Reprinted in D. Steinberg & L. Jakovits (eds) (1971: 53-59).
- [6] 王寅. 语义理论与语言教学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47.
- [7] 罗迪江. 论语言适应论的生成观 [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4(3): 62-66.
- [8] 罗迪江, 兰晶. 语言适应论的本体论意蕴 [J]. 南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 (2): 116-120.
- [9] 罗迪江, 兰晶. CAS 理论视角下的语言适应论探析 [J]. 河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 (3): 67-71.
- [10] 罗迪江, 兰晶. 论维索尔伦“综观论转向”的实质 [J]. 柳州师专学报, 2014(3): 39-42.
- [11] 罗迪江. 语言适应论的认识论意义 [J]. 集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3): 101-105.
- [12] 罗迪江, 兰晶. 语言适应论的方法论特征及其意义 [J]. 北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4): 16-20.
- [13] 任巧华. 进化认识论 EEM 纲领的研究转向——向非适应主义进路延伸 [J].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2013 (3): 58-62.
- [14] 李洪儒. 系词——人在语句中的存在家园 [J]. 外语学刊, 2006(2): 29-33.
- [15] Davison D. Inquiries into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16] 罗迪江. 以 CAS 理论为视角解读自私基因理论的核心思想 [J].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2014 (5): 60-64.

Exploration of Jef Verschueren's View of Meaning Generation of Holism

LUO Di-jiang

(Gu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uzhou 545006, China)

Abstract: Verschueren's view of meaning Generation of holism opposes all forms of single-dimension research paradigm and is dissatisfied with research methods of meaning at present. This view of meaning has cleared up explanatory dilemma of the view of meaning context and the view of meaning intentionality which was investigated by single-dimension cause-effect paradigm and individualism's way of thinking. It has proposed that meaning should be interpre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dimension cause-effect paradigm and has realized the integration of holism and generalization, which gives us important theoretical meanings and new insights into the research of meaning.

Key words: holism; the view of meaning context; the view of meaning intentionality; the view of meaning generation